

秦人文集·二

(中篇小说卷)

秦川故事

秦人◎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秦人，本名张春喜，陕西武功县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煤化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榆林学院兼职教授。199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文学院，200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发表文学作品300多篇，获得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全国煤炭系统“乌金文学奖”、中国当代小说奖等中外各类文学奖励40多次，论文发表和获奖10多次，主编教材教辅类图书4部。

秦川故事

秦人文库·二

（中篇小说卷）

秦人◎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川故事 / 秦人著.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10

（秦人文集）

ISBN 978-7-5513-0722-2

I. ①秦… II. ①秦…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5477号

秦人文集·秦川故事

作 者	秦 人
责任编辑	曹 彦 李 玫
整体设计	胡锋瑞 缪华琳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73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722-2
定 价	130.00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印厂电话：029-89107718

关注“三农”写人生和社会

(自序)

我原先自序的题目是《为农民代言》。自2013年11月在太白山读书班上听施战军老师讲，为什么人代言是不现实的，不应成为一个写作者的目标。我想想也有些虚妄，我真的能为农民阶级代言吗？我离开农村已经二十多年了，也就是说，我跟现实的农村已经脱节了二十多年，我写了些有关“三农”的文字就可以为农民代言吗？于是，我又把自己否定了，我有何德何能为农民代言呢，我只不过持续关注了“三农”问题，写了些有关农村的文字，怎敢妄称为农民代言呢？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的确一直关注着“三农”问题，也思考着一些与之有关的问题。但是文学不是要给出一个答案，文学的功能是表达、表现，是一个时代的非组织的民间记忆，是人们生存生活的缩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也算是欣慰了。

农民是处于我们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而且负担很重、条件很差、生活很苦。虽然近年来国家已经免除了农业税等一些负担，还有一些粮食直补，但是，在此之前农民阶级长期处于温饱线上，那么这点眼药水不知是否能治疗农民阶级的痼疾？答案是肯定的：不能。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是社会最贫穷的阶级，他们长期在各类生产一线工作，在土地、建筑工地、农贸市场、修桥修路、煤矿、砖场等不同领域，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活，所获取的劳动报酬仅能维持家庭的温饱。可以说，没有多少农民，靠种地发财的，除非承包几十亩地以上的，但我国农民的人均土地是一亩多，有些地方还少于一亩地，仅凭人均一亩左右土地要致富，简直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资金，无法进行商业活动和规模化农业生产，仅仅只能靠养鸡、养鸭、养猪、种菜等形式进行极小规模养殖和种植活动，很难成气候。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农村中的能人开始办小企业，有的村集体也兴办了不少企业，涌现出了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天津大邱庄、陕西袁家村等一批工业农民，农民开小车、住别墅，拥有几十万、上百万存款。但这仅是一小部分走上集体富裕道路的工业农民代表，并不代表全国农民都富裕了。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土地可以资本化了。以前作为农民，没有土地掌控权，现在有了，土地可以流转了，可以向种粮大户手里集中了，也可以作为股份参加各种合作社了。也就是说，一个出外打工的农民，只要他以土地作为股份参加了某个合作社，他没有在合作社干活，但会享受土地股份收益，等于他打工挣一份钱，土地收益又增加了一份钱。不管土地怎么流转，不能改变土地使用用途，也就是说，耕地是不能变为宅基地和工厂的，农民会像保命一样地保住自己的那份地，我们国家要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就靠农民了。

一直以来，农民被认为是狭隘和自私的代名词，是没文化和干粗活的代表，可是这是农民的错吗？难道生为农民就要被看不起吗？哪一个建筑工地不是农民工的血汗在飞舞，哪一条公路、铁路不是农民工以生命铸就？我们“城里人”一方面享受着农民劳动的成果，一方面还鄙视着农民，这是我们做人的本分吗？这是我们优秀的传统吗？我们文明的社会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吗？事实上，我们很多“城里人”的根都在农村，我们的前代人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因此，鄙视农民没有任何道理。

我很想和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农民很少看书的原因，提起这个话题很多人会回答说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我认为，目前农民的文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绝大部分是初高中毕业的，有少量农民上过国家扶持的中专和大专班，甚至有一部分农民工在城里打工时自费、自学或函授取得了大专、本科文凭。目前农民的整体文化水平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为什么农民的年读书量平均不超过一本呢？为什么农民宁愿吃完饭不是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却又不看书呢？为什么农民兄弟对阳春白雪不感兴趣呢？原因就是作家没有向农民兄弟提供适合他们阅读、他们也想读的图书，我们大部分作家主要经营的是阳春白雪，忽视了下里巴人，或者我们很多作家认为阳春白雪才是文学，而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可能也不完全是这样，我知道有很多作家一直潜心乡土创作，成绩也相当不错，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但我认为乡土作家创作的作品，同时，或者更重要的是，要

赢得广大农民兄弟的认可，要不然，就不是纯粹的乡土文学，或者不是农民想要的乡土文学。我们可以想一想，赵树理、柳青、贾平凹为什么会那么受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各行各业读者的欢迎？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大众的、通俗的。四大古典名著里除了《红楼梦》是阳春白雪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通俗文学，通俗不见得就是媚俗和低俗，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才是好文学、好作品。

一直以来，我都想用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农村的生活，描写农民的生存状态，我想用最通俗、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写出农民喜欢看的小说，写农民喜闻乐见的事情，写农民的酸甜苦辣。最重要的是写给农民看，让他们看得懂，看得高兴，能从别人的故事中看到生活中的诸多现象，避免或少走人生的弯路。我的小说希望成为农民除了看电视、打麻将之外的第三种娱乐方式，因为农村的娱乐方式非常少，也十分简单。农民最原始的娱乐方式就是晚上拉黑灯和老婆干那个事情，我希望我的农民兄弟能有一些适合自己看的书，写的是他们的故事，讲的是身边的事情，在农闲之余找到自己的一点儿乐趣。

陕西电视台经常播《百家碎戏》和《都市碎戏》，农民朋友们都喜欢看，也就是说，陕西电视台找到了本土文化和群众娱乐的结合点，所以赢得了观众的喜爱。陕西电视台还有一个《秦之声·戏迷大叫板》，每周举办戏迷大赛，参赛者老少皆有，在西北五省区影响很大，获奖人员还在西北地区巡回表演。陕西电视台五套还有个《寻找王宝钏》的选秀节目，群众参与人数很多，这也是找到了本土戏曲和群众文化以及市场的结合点。这样的节目，群众就很喜欢。

作家应该给老百姓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我看到有一些作家在追求自己的特殊风格，读者反映读不懂，读者甚少。文学杂志越登这样让大部分读者看不懂的作品，发行量就越少，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因为没有几个人愿意花钱买自己看不懂的杂志。但是，《读者》《故事会》《家庭》《知音》《女友》等杂志的发行量数以千百万计，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读者愿意花钱买这些杂志，难道纯文学杂志不能学习一下这些期刊吗？有一些纯文学杂志用上半月、下半月乃至旬刊的形式来解决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以及市场的问题，泱泱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居然没有几本纯文学杂志的日子好过，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当前的纯文学市场首先排除了六七亿农民和三亿工人，原因是农民和工人没文化、没有购买能力。我们要想一想，农民和工人宁愿花百八十块钱打一天麻将，为什么不愿意花百十块钱订一份文学杂志呢？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把十亿人排除在外的文学杂志，是否还有生命力呢？

我们很多“城里人”原先相当一部分是农民的儿女，是生于农村，长于农家的孩子，怎么一旦进了城就忘了本了？当然，有的第一代“城里人”身上还保持了农民身上的纯朴、善良的美德，可是第二代、第三代就不一样了，就把麦苗当韭菜了，看见农民就嫌脏了。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有幸读了大学，还出国留学，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农民情结。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我的貌不惊人，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使我越来越土。我在城里是一个土包子，我在农村被认为是城里人，虽然我对他们说我还是我，但老乡们都不相信了。直到他们看了我的小说，他们笑了，猜测着说，这是谁家的故事，那是谁的故事，主动和我拉起了家常，还有人拉我去他家写他的故事，在炕头上和我喝酒、抽烟，给我提供故事、歌谣和亲身经历。我有几本发表过的刊物被几个人借来借去地看，刚还回来又被人借去。谁说农民不看书，谁说农民没文化？农民要看的是适合自己的书，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书，是写他们身边的故事的书。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阅读日月星辰、春夏秋冬，他们不是不读书，他们是读天书的人；他们不是没有文化，他们的文化写在心里，写在田里，写在丰收的果实里。农民是用锄头在大地上写诗的人，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诗人，因为农民“写诗”的杰作——粮食，养活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关注农民工问题呢？那是因为农民工太苦了，以至他们的工钱要总理出面来讨；他们太穷了，看不起病，盖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很多问题就是这样恶性循环，因穷致病，因病致残，因残致困，因困而偷、抢，成为社会问题，这也需要社会来集体反思和集体解决。有人要说，农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我也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我只能说，要是把你放到农村去，你也会是那个样子，并不见得比他们强多少。

农民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他们的问题太多了，而且无法解决，累积起来就有些可怕了。我们不能把广泛的普通的农民和那些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工业农民相比，像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福建东华村的农民可能会住上洋楼、开上汽车，但是这只是一种个别现象，绝大部分农民还处在刚刚温饱的情况下，在奔小康的道路上

艰难地奋斗着。

农民内部也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既然这个群体是具有六七亿人口的庞大群体，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问题。农民的矛盾是一个社会问题，有待于聚集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会由农民自己来解决的，因为农民阶级往往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能力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少数人除外）。他们还仅仅处在维持生存的阶段，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享受社会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成果。

人口问题是农村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因人口太多而人均资源、财富下降，生活水平不高，教育水平不高，这个问题是几十年前马寅初先生就提出过的。当时马先生的人口理论没有被重视，甚至遭到批判和非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被遏制过，但很快就被罚款所代替，农民不超生，乡村干部还没理由和机会罚款呢！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当中变了调，人口没有控制住。现在全国的人口，官方数字是13.8亿，事实上，在农村还有很多没有户口的黑孩子，实际数字远比这个要多，政府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人口问题牵扯到土地、资源、上学、就业以及人口再增长，管不住人口无序增长，我们国家的未来就要面临更大的问题。

现在的城市和村庄都比以前大了很多倍，相应的耕地、林地也少了几亿亩，原先每人平均两亩地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了一亩，一亩地能养活一个人吗？再过几年，当每人平均半亩地的时候，农民怎么生存呢？当然，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农民人均半亩地的情况。还有少数作为城中村被改造的农民，已经成为失地农民，他们除了一笔拆迁补偿外，就是若干套安置房。这一类农民已经成了城市包租公、包租婆，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已经成了有产阶级和食利阶层，在此就不多赘述。

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透视中国农民问题的不可多得的警世之作。该作品以纪实的方式记录了安徽农村的“三农”问题，问题已严重到危及政府执政了。这部书出来后，可谓是惊世之作，震撼了上至中央、下至黎民百姓。“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正是因为他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然后仕途“一败涂地”——由于各种压力，他屡遭打击，不得不“自愿”辞职，远逸他乡，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历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执行主编。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为工作“三鞠躬”“零距离解决群众困难”，他说，“做人要像人，做官不可像官”，他帮助了千万人，温暖了千万人，感动了千万人，树立了执政为民的榜样。

多少仁人志士为“三农”问题、为民生民计，舍去个人利益、舍去乌纱、舍去家庭幸福，要为民请命、为民维权、为民呐喊！我们向这些真正为人民、为农民说实话、办实事的大写的人致敬！

如果你也曾出身农村，如果你也曾有农村的亲友，如果你有一颗关注农业、农村、农民的爱心，如果你也想了解农民的情况，请关注我的小说。既然是小说，就有虚构的成分，但在我的小说里，写的是农村的事，说的是农民的故事，流的却是我的泪；写的是“莲花村”的农民，但却是天下农民的事，因为天下农民是一家。

目 录

关注“三农”写人生和社会（自序）

拳客 1

关中家史 23

能人王秋生 45

莲花村的故事 65

讨债 78

张老汉打官司 102

王万牛的故事 116

鸟已飞过 132

堕落 144

为农民写作（代跋） 158

拳客

1

1942年，河南大饥荒，国民党政府依然强征军粮，民众死伤无数。加之日本鬼子加紧占领河南，大半个河南已经沦陷，河南上百万的百姓带领妻儿老小到陕西逃难。白振中的家乡登封县的人也快逃光了，西去的火车上扒满了逃难的百姓，大路上成群结队都是西去逃难的难民，汽车、牛车、架子车，甚至还有一些残兵败将的军车夹杂其中，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逃到陕西去！

白振中带着三个儿子白文、白武、白星和老婆桂兰，每人背了一大包东西，走在西去的难民队伍里。饿了咬两口干饼子，渴了就忍着，谁也没水喝，碰到有河，大家都跑到河边去喝，带罐子、缸子的就舀了水存起来，啥也没带的就用手掬了水喝，还有人在河边捡点柴火支起锅做饭。喝了一肚子河水的人，没走出一里地就开始拉稀，满世界都是解裤带找土沟拉稀的难民，男女都顾不了了，只要不拉在裤裆里，谁还管男女的事情呢。只要有土沟，里边就挤满了拉稀的人，白晃晃的屁股一排一排的，一个个扑哧扑哧地直拉稀。

刚走到山西芮城县，还没到潼关，日本鬼子就派飞机满世界轰炸，想夺潼关这个战略要塞。国军派了重兵把守，就是不让鬼子打过来。潼关是秦晋豫三省交界要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飞机一来，潼关的黄河大桥就关闭了，逃难的老百姓都趴在土沟里等飞机轰炸完了赶紧往过跑，敌机飞走之后，大批难民又拥上黄河大桥。国军怕日军混在其中，设卡检查，可是除了衣衫褴褛的老百姓，就是被打散了的散兵游勇，一直就没抓住过日本奸细。

白家一家人跟着逃难大军到了潼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家人坐在路边歇着。跑了五六天，没有几个还跑得动的，好多人坐在路边歇息，还有人干脆躺在地上睡觉，在潼关以东，几乎都没睡过觉，过了潼关，到了大后方，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潼关县城满是河南难民，再就是各部队的散兵游勇，胳膊腿全的算是跑到了关内，受伤跑不动的多半都饿死、病死在河南、山西了。

三个孩子都饿得嗷嗷直叫唤，路上带的干粮已经吃完了，几乎所有的难民现在都是饥民，看见食物比娘都亲。潼关县城已经被敌机炸得满目疮痍，到处都是被炸塌的房子，据说，一个打钟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了日军投向潼关的炸弹：日军每投下一颗炸弹，他就往盆里扔一颗黄豆，抗战胜利后，一数豆子，竟然有一万四千八百多粒！城里到处都是人，到处是要饭的，也要不到饭，上百万人一下子拥到这个两三万人的县城，根本就无法生存下去。活不下去的人就往渭南、西安继续走，沿途的树皮吃光了，井水喝干了，河水都脏得喝不成了，但还有人去喝。

白振中见不得妻儿受饿，到处想办法弄吃的，可是连个烂菜叶子都捡不着，只要有能吃的大家都抢着吃。他无奈就到渭河里捞鱼，捞鱼的人太多了，简直比河里的鱼还多。有人踩响了日军投下的炸弹，把人都炸成碎片了，同时也炸死了不少鱼；大家都去抢鱼，有人捞着了一块血淋淋的人肉，拿起来就往嘴里塞。

白振中凭着一身本事抢了两条鱼，有一个人想从他手里抢鱼，他急忙躲开，那人像疯了一样要抢，白振中打了他一掌，把那人打得跌到水里去了。他心一软，就去拉那人，那人趁机从他手里抢了一条鱼去，赶紧就跑了，他见那人可怜，也就不计较了。

这一条鱼来得很不容易，白振中把鱼藏在衣服下面，回到妻儿待的地方，拿随身的一个小铁锅到河里舀了半锅水，用小刀把鱼鳞刮了，找了个人少的地方，把鱼清炖了。河水炖河鱼，啥调料都没有，就这个全家人心里都高兴坏了，到处找柴火来炖鱼。这时，有个五十上下的男人在他们周围来回转，想说啥又说不出，但也不走，就在周围转来转去。

白振中觉得蹊跷，怕生出什么事来，走上前一抱拳说：老哥，有事么？老男人不好意思地说：兄弟，不瞒你说，我三天没吃一口饭了，我身上有点儿盐，我给你们一点儿盐，你给我一口汤喝就行了，你看中不中？白振中本来就是个侠义心肠，说：中，就一起吃吧。老男人眼圈湿了，从怀里颤抖着拿出个纸包，拿起锅盖，捏了一点儿放了进去，端起锅来摇了摇。鱼汤有了盐以后，就有一股香味飘了出来，沁入每个人的心里，在空空

的大肠、小肠和干瘪的胃里来回晃荡，挑逗着人的食欲。

老男人对白振中说：兄弟，这一小包盐这一路上救了我的命，我就是靠这包盐活下来的。说完又小心翼翼地把剩下的盐装进怀里。鱼汤的香味吸引了旁边的一些难民，有几个难民慢慢把脚步往这边挪，老男人看到了，捡了根棍子，在地上敲了几下，然后把棍子插在地上，那些难民就慢慢地退回去了。

全家就两个碗，桂兰给老男人盛了一碗，还把鱼头给了他。心疼得白武心里直冒泡。老男人看到碗里的鱼头，对桂兰说：大嫂，谢谢你啦，还是把鱼头给娃娃吃吧。桂兰说：大哥，别叫我大嫂，折我的寿哩。你吃吧，娃娃们还有吃的。老男人说：谢谢啦！说完就吃了起来，把白文、白武馋得直流口水。桂兰用剩下的一个碗盛了一碗给白振中，白振中又给了白文，白文给了白武，白武给了白星，白星最小，大家都照顾他。桂兰说：赶紧吃，一会儿有人抢你碗哩。白星就狼一样吃了起来，白文、白武在一旁直咽唾沫。白星吃了半碗递给了白武，白武吃完了又给白文盛了一碗，白文吃了半碗递给了白振中，白振中又递给了桂兰，桂兰把那半碗吃了，锅里就只剩下半碗汤了。白振中喝了半碗汤，感觉好喝得很，这鱼放点儿盐就是不一样，汤味还挺鲜的。

老男人从怀里掏出那包盐，撕下半片纸，把盐分成两半，包起来，递给白振中一包说：兄弟，无以为报，就分一半盐给你，以后要能相见，用得上兄弟的地方一定帮忙。白振中说：老哥，这可不中，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老男人说：你就给老哥个面子，收下吧。白振中说：那就多谢老哥了。老男人走了，很快就消失在千万个难民当中。

桂兰在河里洗了锅碗，一家人收拾一下就往渭南走。

半路上，一伙散兵游勇要抢白振中的锅做饭，白振中不给，几个散兵拿着枪托就要打白振中。白振中一把夺下一个散兵的枪，顺势踢倒了两个散兵，还有几个人要往上上，白文和白武拉起个把式准备和散兵打。散兵们见碰上了一伙练家子，也不敢近前。一个排长过来骂了那几个当兵的，对白振中拱了拱手说：大哥，不好意思，我叫他们来借锅，他们倒来抢你的锅，对不住，兄弟给你赔罪了。白振中把枪还给他：既然是这样，锅你们拿去用，用完了还给我就行了。排长说：多谢大哥了。

散兵们拿锅做了一锅米饭，也给白振中盛了一碗，白振中递给了白星，白星贪婪地吃了起来。排长过来对白文说：把你的碗拿来，我再给你盛一碗。白文要拿碗，白振中挡住白文说：弟兄们也不够吃，我们就不吃了。排长说：再盛一碗，算是兄弟给你赔罪了！白振中说：不用了，都是受苦人，赔啥罪呢。排长还是拿着白文的碗去盛了一碗。剩下的饭不多了，有几个散兵拿眼斜看着白星，但是也不敢吭气。

吃完饭，排长把锅端过来说：锅里还有个底子，够你们熬顿粥的了，我也就不给你洗锅了。白振中说：不用洗，不用洗。散兵们就走了，白家一家人也继续往西走。

渭南也聚集了大量的难民，一路上全都是河南和山西的难民，要饭依然很难要着。渭南有政府施粥的地方，人们就像一群蜂一样密密麻麻地挤过去。白振中一看，这么挤着是吃不到饭的，就坐在一边等。

人们你争我抢地往死里挤，一碗饭端出来就剩了半碗饭。桂兰催着白振中去端舍粥，白振中说再等等。等到粥都舍完了，难民都走了，施粥的人都要走了，桂兰和三个孩子都饿得头昏眼花了，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白振中不去舀饭。这时，白振中过去跟施粥的人说：师傅，借你的铲子用一下。施粥人给了他，他抡起铲子，几下就把锅底的锅巴铲到自家的小锅里去了，端上就走。施粥人说：哎呀，这小子机灵啊。白振中也不理他，把锅巴端给妻儿吃去了。看到锅巴，桂兰和三个儿子笑了，原来他大还有一手呢。吃饱了锅巴，一家人脸上终于泛出了红光，这是逃难七八天来吃得最饱的一次，吃饱了饭简直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这一顿锅巴饭，简直比红烧肉都香。

吃饱了一家人继续往西走，一直走到西安，到处还都是河南和山西的难民，有人在路边搭个棚子就住下了，有人找个破砖窑临时凑合，还有人继续往西走。白振中一家人饿得肠子直转筋，既没有钱也没有粮食，更没有熟人。西安的难民多，政府舍粥的地方每天都要踩死一两个人，人多得挤不过去；挤到跟前了，舀上一碗粥，出来时就剩半碗了；还有人直接就去抢舀到粥的人的饭碗。

白振中在舍粥的地方还是站着，他实在不忍心跟自己这些乡亲去抢饭吃。这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潼关送盐的那位老哥，这回这个老哥带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白振中一抱拳说：老哥，又见面了！那人一抱拳说：兄弟，又见面了。白振中问：家里人都好吗？那人苦笑了一下说：家里老母亲和妻子、儿子都走散了，前几天过黄河大桥，自己跟女儿都走失了，后来才在一个老乡那里找着女儿，自己带着

个女儿，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白振中问：老哥下一步有啥安排？那人突然跪下说：兄弟，我有一事相求。白振中吃了一惊问：老哥说的啥话，有话请讲吧。那人说：我看兄弟你也是一身的本事，一家人忠厚善良，我有心把女儿托付给你，长大了给你家儿子当个媳妇，你家儿子不要她的话，你就拿她当个闺女，给她找个老实人家就行了。白振中说：老哥，这可不中啊，你这话怎么说的呢？那人说：我叫李永年，我女儿叫李翠花，眼下我得往回返，去找妻子儿子和老母亲，但是返回河南生死未知，现在是逃出一个是一个，只有把女儿托付好了，我才能上路去找他们。你就当行个善，做个好事，救救孩子吧。白振中说：李大哥，只怕我也朝不保夕啊。李永年说：老弟一身的本事，天下饿不死手艺人，你总会有个出头的时候，我相信孩子在你手里吃不了亏。白振中说：还是不中啊。李永年说：兄弟，我得去找七十老母啊，带着这个闺女回河南，我不敢啊，回去了生死难说啊。白振中心软了，说：老哥，那你就先把孩子放在我这儿，等你安顿好家里再来找我吧，我们一直往西走，走到能活下去的地方，你要找人就打听我白振中。李永年说：中，多谢老弟了！

白振中一家人带着李翠花继续往西走。过了咸阳，到了兴平地界，逃难的人就少多了，就能要上饭了。要饭的太多，当地人就给不起了，也就关起门不给了，现在要饭的人少了，多少还是能要上一碗剩饭的。

一家人一直走到武功县，这里虽然也有河南难民，但比兴平还要少。武功民风淳朴，要饭的到了家里，自己宁肯少吃一点儿也要给要饭的一碗，有的人家饭吃完了就干脆重新做一顿给他们吃。白振中一家人从没有见到这么好的地方，一家人都不想走了，想在这个地方歇脚。还有一些河南难民继续往西走到扶风和岐山县去了，也有往南到户县、周至、眉县一带。

菜园村有个破窑，一家人就住了进去，白天在外要饭，晚上回来自己做饭，倒也能吃饱肚子。菜园离县城郃城镇也近，白振中想到县上找个事干，挣点儿钱好安顿家里人住下来。国破家亡，商业凋敝，流民无数，很多店家生意本来就on不好，更不愿意找外地人帮忙，白振中找了几天都没找着事情干，回来坐在破窑里发愁。四个孩子出去要饭，要了半篮子馒头，还有半袋子面，加上前一阵子积攒下来的面，也有七八十斤了。桂兰说：你不如把这些面扛到镇上卖了，多少还能卖几个钱。白振中说：中。

白振中扛着一袋面到镇上去卖，人家问卖多少钱，他说两个银圆。人家拨开面袋子一看，啥面都有，有玉米面、高粱面，还有黑豆面，人家就知道是要饭的要来的面，气哼哼地说：穷疯咧！你是六月的莠笋——皮老心脆。白振中一看，也是，全是杂面，颜色都不一样，可不是咋的，卖两个银圆肯定是卖不了的，就卖一个银圆。站了一个时辰，就有人把面买去了，他拿着一个银圆，心里高兴得像喝了蜜。

要了三个月饭，卖面、卖馒头手里攒下了五个银圆，白振中就想自己干点啥。想来想去，自己这点儿钱也就是弄个小本生意，小本生意能干啥呢？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走街串巷卖点儿零碎东西。他就置办了一副扁担和两个大货匣子，趸了些针头线脑、笔墨纸张，干起了小货郎的买卖。

天天挑着担子在各村转悠，对各村的情况也了解了。他得知崖上村坡下漆水河边有一孔闲窑，一直没人住，他就想住过去，这孔窑比较大，一家六口住着敞亮些。他一打听，这孔窑原先是郑三家的，郑三家挪到半坡后，就不要这孔窑了。白振中买了一包点心，到郑三家去说这个事，郑三两口没说啥就同意了。一家六口就住到崖上村的窑里去了。

这孔窑就在河边，取水十分方便，窑边还有二分地，能种点儿菜。六口人把窑收拾了一下，就住了进去，总算安下了个家。窑边种点儿菜，河边再开荒种点儿粮食，吃饭的问题就算解决了。白振中当游街货郎也多少能挣几个钱，一家人就算安顿下来了。

李永年再也没来找翠花，翠花也没闹着要找父母，她已经把白家人当成自己的亲人了。尤其是和白文慢慢有了感情，也成了家里里外外的一把好手。

吃完晚饭后，河滩就是一片死寂，白振中就带三个儿子来窑边的空场上学拳练功，扎马步、练弓步、耍大刀、抡长棍。父子四人悄悄地练着，而且严禁让别人知道，绝对不允许以武逞强、打架斗殴，所以几个孩子一直不敢张扬。

新中国成立后，各村分田分地分地主的财产，有些外来户在当地都入了户。白振中在崖上村的窑里也住了六七年了，他去找村长想入户，村长说想入户的外地人太多了，村里群众有意见。他打听到莲花村有两个外来户入了户，也分上了地，就去找莲花村的村长。莲花村的村长庆来是个老农协主席，对穷人感情深，就同意他到莲花村入户，还给他找了坡底的一孔闲窑。白家一家就搬到莲花村来住了。

入了户，分了地，就成了莲花村的人。莲花村的人实诚，白振中很感激莲花村收留了他们一家，对所有村民都抱有感激之情。他依然农忙种地，农闲卖货，生意不大，但是也能维持生计。白文也成了个壮劳力，白武和白星都去学校读书了。白文已经二十三岁了，翠花也二十出头了，两人该成家了，一孔窑明显是住不下了，他就晚上带上几个儿子在这孔窑边再挖一孔窑，准备给白文和媳妇住。

在莲花村住的窑洞也在漆水河边，上面是二三百米高的客山，脚下是潺潺的漆水河，客山上的莲花寺传说是唐太宗李世民读书、晒书的地方。传说有一日，李世民读书之余，在漆水河摸鱼戏水，不料书没入水中，夕阳落而再现，将书晒干，这里也就成了武功八景之一。此处可谓山清水秀、民风良善、文化厚重，白振中一家人慢慢喜欢上这里了。

白振中和白文还在窑洞附近开了二亩荒地，种了蔬菜和豆子。村上给他们家分了五亩地，加上白振中再卖点杂货，日子算是还过得不错。窑洞挖了半年，终于挖好了，给新窑安了门窗，贴了大红喜字，就等着给白文和翠花办喜事了。

结婚可是个大事，白振中和桂兰拿出积蓄，去郃城镇买了十斤猪肉、五斤牛肉、两只公鸡、十斤豆腐、五斤土豆、二斤粉条和两瓶西凤酒，乱七八糟地又买了些东西，从自家菜地割了韭菜、芹菜和白菜，准备招待客人。

白家是外来户，在本村没有亲戚，连媳妇都是自带的，请客自然是简单得很了，拿白振中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河南到陕西——两省，省了订媳妇的彩礼钱，又省了结婚吃喝排场钱。为了答谢村干部，白振中请了村长庆来和支书黑球以及小组长建成，还请了村上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连自己家人一共坐了两桌。酒席上，白振中说：我们白家是从河南逃难到咱们村的，咱村的乡亲收留了我们，让我们入了户，给大家添了麻烦。今天我借孩子结婚这个事情，敬各位领导和老人一杯，希望以后继续关照我们，我们也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多做贡献。村长庆来说：老白一家虽然是外来落户的，但人家日子过得不比谁差，地也不比谁种得少，日子还过得比较红火，这就对咧！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胜利，忆苦思甜啊，老白，比起过去要饭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白振中说：是的，感谢村长、感谢书记！黑球说：要感谢就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要感谢我们。白振中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黑球说：这就对咧，说明老白觉悟还是挺高的嘛！两瓶西凤酒喝干了，几个人都有点儿醉了，白振中间：村长，你喝好了吗？庆来说：老白人实在，西凤酒也劲大，今儿个喝好咧！白振中间：书记，你喝好了吗？黑球说：喝好咧，喝好咧！喝实在咧！白振中间：建成，你喝好了吗？建成醉醺醺地说：喝好咧，老白，你来陕西十年咧，也慢慢能说陕西话咧！白振中说：一会儿河南话，一会儿陕西腔，娃娃伙们基本都说咱陕西话咧。建成说：好得很，入了乡，随了俗咧，就好好过日子吧！

喝了酒、吃了肉，入了洞房，白文和翠花就成了两口子，两个人都有些不习惯，平时叫哥叫妹叫惯了，一下子成了两口子，两个人一时还反不过劲来。睡觉时还是一人一个炕头，睡到一块儿感觉怪怪的。

第二天，桂兰见白文和翠花两个炕头各放一个枕头，就知道这兄妹两个还没放开。桂兰把翠花拉到自己屋里，关上门说：你跟文文结婚了就是两口子，咋还一人睡一头子呢？翠花说：不习惯么！桂兰说：慢慢就习惯咧！翠花说：感觉怪怪的，成天哥长妹短的叫，一下子睡到一起咧，倒不自在咧。桂兰说：有一回就行咧，以后就好咧，你要主动一点儿，男人家放不下个啥，婆娘家就主动点儿。翠花问：妈，咋么个主动呢？桂兰说：钻到文文被窝去，都二十几岁咧，还要人教你？翠花红着脸说：羞死人咧！

晚上，翠花把两个枕头摆到了一头，白文拿了一个枕头放到另一头，翠花抱着枕头撵到白文这一头，白文拿上枕头又跑到那一头。把翠花气得问他：你到底跑啥呢？白文说：我没跑，你跑过来干啥呢？翠花说：你娶媳妇干啥呢？白文说：洗衣服、做饭呢。翠花说：咱妈叫我和你睡一头呢。白文说：睡到一头怪怪的。翠花说：咱妈说的，你听不听？白文说：我……我就是不好意思。翠花说：有啥不好意思的，百家饭都吃过，百家衣都

穿过，自家的媳妇倒怕咧！白文说：就是不好意思嘛！翠花说：我也不不好意思，咱妈说，男人和女人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没有啥咧！当年我爹把我给你白家的时候就说好给你当媳妇的！白文说：这个我知道。翠花说：知道就耍跑咧。

白文和翠花睡到了一头。白文莫名其妙地抱住了翠花，翠花也抱住了白文，两个人的嘴也凑到了一起，两个人都感到呼吸越来越急促，心跳越来越快，身上发热，总感到身上的衣服是多余的。最后也不知道谁脱了谁的衣服，两个人最后脱得精光精光的，白文感觉他总是想去翠花的一个地方，不由自主的，最后变成疯狂的，在他进去的一刹那，翠花“啊”了一声，把他吓了一跳，就想出来。翠花喘着气说：快点儿，快点儿！白文就使了劲，身上的汗多得往下淌，两人快乐地找到了幸福的结合点，知道了男女的奥秘，懂得了捅破窗户纸的意思。

第二天，两个人都睡得不知是啥时候了。起来的时候，外面天已经大亮了，两人相互一看，都精光精光的，都不好意思起来，忙拉了被子盖好自己。

桂兰已经做好饭等着他们了，见他们这么晚起来，桂兰知道事情成了，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翠花看见婆婆满脸带笑，自己倒不自在了，她感觉到婆婆好像看破了自己一样，自己变成透明的了。

有了地，生活就有了希望。麦子收到窑洞里，心里就踏实了。

这一阵子，镇上有宣传车每天在几个村子里来回宣传，有个年轻的女学生一样的宣传员用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广大的革命群众同志们，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快步奔向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立初级社、高级社，最终成立人民公社，成为幸福的共产主义新人！

谁都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村民心里都没有底。

白振中不知道要有什么变化，但心里感觉到可能会有大变化。

建成到坡底下来通知住在这里的几户人到村部开会。村部在一个凹陷的平地上，村部也是窑洞，只不过在窑洞前面接出了一座厦房。村部的广场其实就是村小学的操场，村部外面就是村小学，村和小学合用一个喇叭。

支书黑球先咳了两下，清了一下嗓子说：莲花村的同志们，今天召开这个大会，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马上就要成立初级社，下一步还要成立高级社，我们要大干快上，粮食要高产、骡马要共产。说实际一点儿就是土地要实行集体化，牲口都要统一归集体管理，大家为集体干活，集体给大家发口粮，年底还能分些红。真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吃饭不要钱，坐车不要钱，你想要啥就给你个啥，想要钱就给你钱，想要房就给你房，大家说共产主义好不好？底下没人回应。几个年轻人在下面嘀咕说：想要媳妇给不给呢？

村长庆来说：大家鼓掌！自己带头鼓起掌来，下面有些群众稀稀拉拉地鼓了几下掌。

庆来接着说：下一步，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就是要把土地都收为集体所有，大家都来为农业合作社干活，有牲口的要交到社里统一管理。会场下面窸窣窣开始说话的人多了，大家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地和牲口交出来。庆来说：有些人还有些想不通，照我的说法，地是国家分给你的，国家要集中到集体手里，这没啥话说；骡子、牛马也是国家把地主富农的分给大家的，个人原先有牛有马的少得很，那这也是那么个道理，本来就不是你的，现在叫你交给集体，也没啥说的。大家回去明天就把牲口拉到各小队的饲养室去，以后就没有私人土地和牲口咧，都归集体咧。下面群众说话的人越来越多，上面说话基本都听不见了。黑球说：散会吧。庆来就喊了一声：散会咧。

白振中心里也在嘀咕，地种的好好的，为啥又要收地呢？但是村干部说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那就不会错。

地交了，人也变成了社员。白振中自己开的二亩荒地也被收了。

建成在他家门前的树上挂上了一个老碗大的铁铃，要上工了，建成就摇几下铁铃，大家就开始拿着锄头和铁锹到铃下集合，然后建成给大家派活，河滩菜地也成了公共菜地，私人不让种地了。大家一起干活、一起休息，倒是个新鲜事。大喇叭里成天在报道各地初级社成立的情况，都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听得大家都十分振奋，觉得共产主义就要到来了，想要啥就会有啥，吃饭、坐车、买东西都不要钱，这是多好的生活呢！

白武回来说，他在学校报名要去当兵。白振中骂道，你狗日的胆子正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跟家里商量一下？白武说：大家都积极报名了，我不报名显得我不积极。桂兰骂道：你积极着吃屎去啊，当兵有啥好呢？白武说：

我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我有啥错？白振中说：你狗日的没错，你大我错了，行不行！白武说：或许还验不上呢，当兵还要查三代呢。白振中说：你爱当啥当啥去。桂兰把白武拉到一边说：你大不是想骂你，你大是心疼你呢，不想叫你去当兵吃苦。白武说：过去国民党拉壮丁是祸害老百姓，现在咱当兵是革命军人，现在革命军人光荣得很呢！我当了兵你们就是革命家属。桂兰骂道：你光荣你妈的腿呢！你就是不听话！白武说：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当毛主席的革命军人。

县武装部来调查三代，自白振中来到莲花村，算上白武才两代，武装部的人问了白振中以前是干啥的？白振中说：在河南是农民，后来到陕西就成了要饭的。武装部的人说：好，穷苦人出身，要饭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武装部的人问你往前两代都是干啥的？白振中说：都是农民，种地的。又问白振中老家是什么地方，还有什么人，说是要调查的。白振中一五一十都说了，武装部的人就走了，过了半个月，建成来通知白武去武装部报到。

白武要走了。到青海去当兵。桂兰舍不得，但也没办法。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了。

白振中对白武说：到哪里都不能拿拳打人，学拳是为了强身健体的。白武说：现在都用枪，谁还用拳呢？

3

很快，初级社成了高级社。过了两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期间，白星又被招了工，在县农机厂当工人。家里就只剩下白文一个儿子了。晚上，父子两人就在窑前的空地上练武，一直没有人知道他们有功夫在身。

有人晚上从河滩经过，发现有两个人影打来打去，纠缠不清，周围风声呜呜，河水咕咕，树叶子哗哗地响，吓得这个人捂着脑袋就跑回去了。后来就有了河滩鬼打架的传说。传到最后就成了两个长舌头、长头发、血头毛脑壳的鬼在河滩打架，晚上一般人不敢到河滩去，妇女吓唬孩子都说：你要是不乖就把你掇到河滩叫鬼抓去，孩子马上就不哭了。

坡底跟白家一起也零星住了几户，不过他们都住在上一层崖，听了传说晚上都不敢出窑撒尿了，都买了个尿罐子在窑里撒尿。河滩一到晚上就十分寂静，除了河水声和几声野狗的叫声，就只有风吹树叶的声音了。

白家父子也听说了这个传说，估计是在说他们，也就不到河滩练拳去了，在坡底找了个破窑，收拾了一下，晚上在那儿练功。

河滩没有了鬼打架，社员倒不适应了。传说又变成了初一、十五鬼打架，即使是这样，到了晚上，还是没人敢到河滩去。

这个传说也传到了附近的菜园和羊尾大队，几个经常偷菜的人以前经常半夜到莲花村的菜地来偷菜，这下也被吓蒙了，不敢半夜三更去偷菜了。

村里的善人婆就找人捉鬼，几十个妇女敲锣念经，围着河滩走了一圈，他们的儿女怕老年人出事，也跟着到河滩走了一遍，个个心里都在敲锣打鼓，心虚地想跑回去。四五十个人务弄了半夜，总算弄完回去了。

白家人知道了村里人在河滩捉鬼，笑得肚子都疼了。

河滩里捉鬼以后，鬼打架就没有了，社员就相信捉鬼成功了。连邻村菜园和羊尾大队的人都知道河滩把鬼捉了，就放心大胆地去偷菜了。莲花村的社员发现，自从捉了鬼以后，地里的菜总是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少很多。一个务菜的把式说：他娘的，把鬼捉了，菜倒少了。是不是鬼给咱晚上看菜呢，咱把鬼捉了，偷菜的就来咧。另一个把式说：有可能，鬼也有好鬼呢，说不定给咱看菜的就是个好鬼。

鬼看菜的传说又传了一世界，这时，社员们倒希望鬼出来看菜了，要不然贼把菜都偷了，全大队人就都没菜吃了。

每天晚上，菜还是不断地减少。一小队队长建成坐不住了，组织了七八个人去抓贼，每人一把铁锨，天一黑就埋伏在菜地。白振中和白文在坡底住，也被叫去抓贼了。

趴了半夜，衣服都被雾水打潮了，虫子在身上爬来爬去，鬼打架的传说还不断地折磨着一些住在崖上的人的心，搂着老婆睡觉的想法也不断侵袭着年轻人。有人忍不住了，爬起来拿出火柴来要抽烟，建成骂了一声，烟把你香死！几个人笑了一下，建成又骂道：耍笑，笑个口呢！

快到后半夜，从菜园那边走来五六个黑影，不说话，走得也不快。走的近一点，发现是三个女的两个男的，

每个人都挎着个篮子，手里拿着个铲子，走到菜地就开始铲菜。有人要动，建成暗示等一下，捉贼要捉赃，叫他们先铲点儿菜，不然不能说明他们是偷菜的。

偷菜的偷了几分钟，建成大喊一声：狗日的耍走！七八条大汉从地里跳起来，手里抡着铁锹扑了过去。五个偷菜贼先是大吃一惊，然后撒腿就跑，跑不动的连篮子和铲子都丢了。两个男的跑得快，白文提着铁锹紧跑几步就朝其中一个拍了一锹，那个人“哎哟”一声，趴在地上。白文又去追另一个，一个社员撵不上他，白文飞身过去，一锹打在那人腿上，那人立即倒在地上。

建成带着几个人追三个女的。三个人一个年纪大的，两个年龄轻的，女人毕竟跑不男人，三个女人被建成几个男人围住了。建成等人上前要抓这三个女人，那个年长的女人突然脱了裤子，大哭大闹起来，建成几个忙背过身去。建成喊道：你耍耍赖，把裤子穿上！等建成转过身来看时，年长女人已经带着年轻女人跑远了。

抓了两个男的，一看都认识，都是菜园的，一个是胡成，一个是侯娃。建成骂道：胡成你狗日的是菜园的，不到你家菜园子挖菜跑到这儿来祸害我们，你狗日的把人祸害扎咧！胡成说：领导，我头一回，头一回，你把我们放了吧。建成说：不行，你们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给人民公社抹黑！侯娃说：我再也不敢咧！我再也不敢咧！建成说：偷了我们多少回菜咧，不敢就算咧？胡成说：再也不敢咧！建成说：把狗日的绑了，明日送到派出所去。胡成和侯娃吓得跪在地上求饶，他俩看见白振中就喊：白叔，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咧！白振中在菜园大队曾经住过一段时间，认识这两个人，当时他们还是十几岁的娃娃。白振中把建成拉到一边，对建成说：教训一下，放了算了，都是邻村的。建成说：我吓唬一下娃，谁还真的把他送到派出所去。

胡成喊道：建成大哥，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咧！侯娃也喊道：大叔，饶了我吧！建成骂道：你两个狗日的偷了我们多少菜咧，要是再敢来，我把你两个狗日的腿打断！跑了的那几个婆娘是谁家的？胡成说：跑了就算咧，女人家还跟她计较啥呢？建成骂道：女人家就不计较了？我问你，年纪大的是谁家的？只说一个就放了你。胡成问：真的？建成说：真的。胡成说：是二能家的，她家里娃娃多，没一个成器的，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实在过不动咧才出来祸害你们大队！建成说：你给我记住了，再敢来偷，就把你送到派出所去，咱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叫你娃坐上两年监狱，吃上两年四两饭。胡成说：不敢咧，不敢咧！建成说：赶紧滚！

放走了胡成和侯娃，建成夸了白文，夸他身手好，叫年轻人都要跟白文学。几个年轻小伙子也很羡慕白文，觉得他本事大，一个人撂倒了两个。

回到家里，白振中对白文说：叫你耍逞能，你还是能的不行。白文说：当时就急着抓贼，我也没想那么多。白振中说：都是苦命人，谁要是能过下去还去偷，偷虽然不光彩，可是不偷也活不下去的，你也是有娃的人咧，你做啥事要慎重些。白文说：我知道咧。

菜园二能老婆偷菜脱裤子的事情一下子就传遍了，邻近几个大队的人知道了，菜园大队的人知道了，人们都拿这个事当笑话说。二能就在人前说不起话，抬不起头，他老婆也觉得没脸见人。

农业学大寨高潮迭起，整个大队都处在热火朝天的比学赶超之中，各个小队也整天忙着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栽树、挖渠，农村一片繁忙的景象。有些地方传来了一亩地打两千斤麦子的“火箭”新闻，还有的地方已经把“卫星”放到了三千斤，传说有的地方还打五千斤呢！广播和报纸上成天在播送什么地方又放了卫星，亩产到了多少多少斤，听起来把人能吓死。

黑球和庆来被召到公社开会，会上各大队都在报今年的亩产量。庆来在公社抖着胆子说一亩地打一千斤，被公社书记骂得狗血喷头。二水大队放了颗卫星，亩产一千五百斤，“革命委员会”主任也没有满意。松林大队支书报了亩产两千斤，“革命委员会”主任才给了他一根纸烟抽。其他人都被骂回去了，让重新报产量。

黑球和庆来回到莲花大队，召集几个小队长开会，把会上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各小队长就炸了窝。一小队队长建成说：我可完成不了一亩地一千斤，就是把粪上足，把水浇够，天天看着麦地，也就是两亩地打一千斤，谁放的卫星谁去完成，我完成不了。二小队队长杨天成说：我也完成不了，咱现在一亩地也就是打四五百斤，谁说打一千斤、三千斤、五千斤，那都是放屁，神仙也种不出这么多粮食来。几个小队长叽叽喳喳地说得黑球和庆来没一点儿办法。

庆来说：我在会上打肿脸充胖子也只报了一千斤，书记就把我骂了。松林报了两千斤也只给抽了根纸烟，目前公社对各大队报的情况都不满意，叫回来讨论好了重新报。你们看咋办？建成说：不咋办，完成不了。黑球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要敢想，然后还要敢干。放卫星这是个政治问题，放不放

也由不得咱们。建成说：放了多大个卫星，就要交多少公粮，把粮食都交了，群众喝西北风去？杨天成也说：把粮都交了还不见得够呢，咱都吃啥呢？黑球说：卫星该放还得放，我们胆子小就放小一点儿，我看不放到一千五百斤都过不了这个关。庆来说：我看也是，现在公社对咱大队十分不满意，我看咱还是要跟上形势，不放大卫星，放一颗小卫星，不管咋样，也要既不冒尖，也不落后。黑球说：我同意大队长这个看法，政治形势要跟上，多少还要保护一下自己。建成说：我的书记、大队长大人，只要说一亩地打五百斤粮食，偷都偷不出五百零一斤来，你这个卫星咋放呢？庆来说：人家咋报咱就咋报吧。杨天成说：谁报谁交公粮去！我交不上。屋里几个人都在抽烟，谁也不说话了。

黑球一拍桌子说：国家叫咋办咱就咋办，我就不信，社会主义还能饿死人！庆来说：咱多开点儿荒坡、荒地，多种点儿洋芋、红芋，粮食不够了多吃点儿杂粮。黑球说：也只能这个样子咧，咱产量报高一点儿，土地报少一点儿，也就缩小了虚报的成分。三小队的队长说：咱大队土地本来就少，这么一冒进，粮食肯定不够吃咧，到时候群众找我要粮，我就找你要粮。四小队的队长说：我看咱得过一段苦日子咧。黑球说：你们都跟我要粮，我跟谁要粮去？我把粮食都搬回我家去咧？政治上的事情咱说不清，咱只能听党的话，领导叫咋干咱就咋干。

一场霖雨一直下了三天，南沟成了小河，漆水河水大得漫过河岸，从上游冲来小树、柴草等物，缠在桥墩上，每个桥墩前都淤积着很多柴草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大雨把处在凹地里的小学房子下塌了，好在倒塌的时候是晚上，学校里没有学生和教师，教师都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吃饭睡觉都回家的。天晴了以后，大队就准备重新盖小学，队上的男劳力都要去工地干活，叫了两个妇女来烧水，但是不管饭，吃饭还是各回各家，小队给出勤的人记工分。

支书黑球对白文说：你毛笔字还不错，你给咱刷标语去，大雨把咱们的标语都冲刷干净咧。白文应下了这件事，他提着颜料桶，扛上梯子去饲养室刷标语，刷了几个字后，就到饲养室后面拉了一泡尿。当他边系裤带边走回饲养室前面的时候，有几个小孩爬上梯子去掏鸟窝，看见白文来了，急忙下梯子要跑，其中一个最上面的孩子一脚没踩稳，跌下梯子来。白文一个箭步上去，接住了孩子，这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白文赶忙哄孩子不哭，直到孩子情绪稳定下来。

盖学校的工地上热火朝天，挖地基的挖地基，锯木头的锯木头，拉砖的拉砖，各干各的事。大队啥能人都有，木匠、瓦匠、铁匠、小工全都有，庆来披着个衣裳，手里拿着烟锅子，到处指挥人干活。

有一个星期时间，墙就扎起来了，就开始上大梁。学校的大梁有一抱粗，十几米长，上千斤重，要想把这个家伙运到上面去，可是件难事。木匠二柱的意见是先搭一头上，再吊另一头上，吊的时候下面顶着，上面吊着。建成的意见是，搭木架子，一级一级地往上抬。白振中说：能不能这样，在山墙两边用木头各搭一个三角斜架，齐墙高，但要离墙二米，前后就有四米，上头搭上木头铺上木板，站人往上拉。在大梁上套上两个大铁环，大铁环上套个小铁环，小铁环上拴绳，把大梁顺着三脚架斜坡往上拉，小铁环随着大铁环转，始终在受力的方向，上面站上二十个人拉，大梁就顺着三脚架的斜坡拉上去了。为了防止三脚架出问题，对山墙造成危险，拿上十几根木头在山墙里边支着，拉上去一根就往里边滚，然后再一根一根地往上拉，连椽都能这样拉上去。建成一听，拍手道，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既省事还省力。

建成叫铁匠回去赶紧做铁环，要用粗钢筋，铁匠说知道咧。大家按照白振中的办法，用木头制作三角斜架，山墙后面支了十几根木头。上午说的事情，下午铁匠就把铁环打好了，把铁环往大梁两头一套，上去二三十个男人，用力往上一拉，大梁就沿着三角斜架的坡面滚了上去，大家还觉得没怎么使劲呢，大梁就上去了。然后众人把这一根往后滚，再拉别的大梁。

上完了大梁上山梁，建成和白振中两个人站在大梁上安山梁。白振中把山梁插进大梁的茬口，然后扶着山梁，建成拿着大斧头把山梁往大梁里砸。建成用的劲太大，一下子斧头砸空了，把自己闪下了大梁，斧头也飞出去了。这时只见白振中一个倒挂金钟，一把拉住建成，接着一个鹞子翻身，两手抱着建成从大梁上落下，稳稳地站在地上。众人先是惊呆了，接着就是一片叫好之声。建成抱着白振中说：兄弟，你可救了我咧，你救了我咧！白振中说：没啥，没啥！建成的儿子三宝也在，他拉住白振中的手说：叔，你把我大救咧，谢谢你咧！白振中说：不用谢，不用谢！

庆来到代销店去提了两挂鞭炮来，喊道：来两个小伙子把炮放了，上梁要放炮呢，不放炮就会出事。两个

小伙子过去把炮放了。建成说：今天我出了事，又没了事，我要给咱学校搭红呢！自己跑到代销店去买了三尺红布，叫三宝爬上房绑在最中间的大梁上。

建成问白振中，过去有人说你有拳呢没人信，大家可都看见咧，你藏不住咧！你这是一只手戴手套——给咱露了一手。白振中说：没有啥，胡口练了几下。建成说：晚上到我家喝酒去。白振中说：不去咧，你耍客气。建成说：不是我客气，是你客气，你不去就是不把我当兄弟看。白振中说：不去咧，以后再说吧。建成变了脸说：兄弟，难道你还叫哥给你跪下不成？说完就要下跪，三宝也跟着要跪。白振中急忙扶住建成和三宝说：好说，好说。建成说：拿你河南话说，不许说不中。然后对三宝说：赶紧打上二斤酒，回去叫你妈给咱多拾掇几个菜。三宝“哦”了一声就去代销店买酒去了。

4

下午五点左右，建成把工地的事情交代了一下，就拉上白振中去他家。白振中说：算了吧，不算个啥事。建成说：救命之恩呢，哪能就算咧。白振中只好跟着他去了。

建成老婆和三宝媳妇见了白振中又是一通感谢，特意炒了五六道菜，要感谢白振中。白振中说：你看，弄这么多菜干啥，自家人随便点儿么。建成说：说得好，自家人，这一句话说到点子上咧。咱兄弟有缘分，我感谢兄弟今天救了哥，哥敬你！建成一仰脖子全喝了，白振中也不好不喝，端起酒杯也喝了。

酒过三巡，三宝也来敬酒，白振中说：不行咧，我酒量不行。三宝说：叔，你是英雄好汉，多喝几杯没事，英雄都是好酒量的。白振中说：我没酒量，没酒量，也不是英雄好汉。建成也喝得脸红脖子粗，兄弟，你就是英雄好汉，以后有啥事，哥我一定帮你。白振中说：没啥事，没啥事，我能到咱大队落户，都是要感谢大队和小队的干部，我觉得现在过得很好，比过去要饭强。建成说：哎，不能跟过去逃难的时候比嘛，要看现在呢。依我的意思，你家也不要再在坡底住咧，住到村上来，庄基我给你弄。白振中说：不麻烦你咧，不麻烦你咧！建成说：不麻烦，打墙我叫人给你打，缺木料我这有些，你想用多少就用多少。白振中说：不能那么麻烦你。建成说：不麻烦，我还要麻烦你呢，你收我家三宝当个徒弟吧。上回河滩抓贼那一次我就看出来咧，白文可不是一般人，平时不显山露水的，一到节骨眼上就露出真本事咧，你爷子两个都一样，都是红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白振中说：不算个啥，不算个啥。建成说：那你就是答应咧，三宝，给你师傅敬酒。三宝端起酒杯要敬，白振中说：三宝年龄大咧，学也学不了啥咧，练武要从小练，教个碎娃还行，大人胳膊腿都硬了，不好学咧。三宝说：那就叫我娃小宝跟你学。白振中说：也行，白文的娃也学着呢，就一块儿学。三宝说：那我就代我娃敬师傅咧。说完自己先喝干了。

白家爷子两个有拳一事像风一样的传开了，莲花大队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白文救了小孩，白振中救了建成，这些事连外村人都知道了，都说这莲花大队了不得，以后可不敢惹他们。

村里的喇叭里成天在播哪里的粮食翻了几番，哪里的钢铁炼了多少吨，最厉害的是河北省徐水县在“大跃进”中，放出了一亩地产山药一百二十万斤、小麦十二万斤、皮棉五千斤、全县粮食亩产两千斤的高产“卫星”，然后播本县的大跃进新闻。

麦子快熟了，各个大队都报了高产，打的粮食全部交了公粮，基本就没有口粮了，往年人均还有一百斤麦子，今年连二十斤都危险。各个大队，甚至各个小队到别的队去偷麦子的事情时有发生，大家都想在麦子收割之前，自己先弄一点儿粮食。各个小队就在晚上派人巡逻，先是拿着长棍和铁锨，后来就派基干民兵背着枪巡逻，尽管这样，晚上偷麦、偷豆子事情还是不断发生。

建成眼看几处麦地被人偷了一些麦子，估计是崖南大队的人干的，就跑到白振中家里去，跟白振中说：你跟白文给咱看一阵子麦地去，咱村上好几块地都叫崖南大队的人偷咧。白振中说：没问题。建成说：我打算在塬东头和北头搭上两个茅草庵子，你两个一人把一头，我再给你两个一人配上两个帮手，晚上轮流着看。白振中说：行。建成临走时说：晚上巡逻跟白天一样记工分。

第二天，建成就派人拉了一车木头，到塬东头和北头去搭茅草庵，其他几个小队看见了也去搭茅草庵，晚